

● (清) 曹雪芹 高鹗 著 ●

中国经典名著精选宝库 (插图本)

红楼梦



中国经济出版社

ZHONGGUO JINGDIAN MINGZHU JI

OKU

红 楼 梦

原著 [清]曹雪芹 高 鹗
缩编 辛 宪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责任编辑：马晓玲

封面设计：白长江

红 楼 梦

[清]曹雪芹 高 鹗 著

辛 宪 缩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0 印张 208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7—5017—2230—7/I·10

定价：10.80 元

《中国经典名著精选宝库》

(精缩插图本) ● 红楼梦

主编 吴 崎 刘亦文 蔚 然

原著 [清] 曹雪芹 高 鹗

缩编 辛 宪

绘图 叶晓 乔智 辛武 赵亚君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生云 世 友 付 敏

叶 晓 刘亦文 刘 瑜

乔 智 辛 宪 辛 武

吴 崎 李金希 邵烈虹

陈 彬 赵 礼 徐健顺

赵亚君 曹 聪 蔚 然

目 录

-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 第 二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12)
- 第 三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7)
- 第 四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24)
- 第 五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31)
- 第 六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38)
- 第 七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荣国府起造大观园 (46)
- 第 八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55)
- 第 九 回
痴黛玉巧言谏娇音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62)
- 第 十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69)

- 第 十 一 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77)
- 第 十 二 回
林黛玉泣作葬花吟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84)
- 第 十 三 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93)
- 第 十 四 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98)
- 第 十 五 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06)
- 第 十 六 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114)
- 第 十 七 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121)
- 第 十 八 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126)
- 第 十 九 回
众姐妹偶结海棠社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134)
- 第 二 十 回
栊翠庵品茶品梅雪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143)
- 第 二 十 一 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150)
- 第 二 十 二 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156)
- 第 二 十 三 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164)

第二十四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172)

第二十五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179)

第二十六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贤麝月正言斥狠娘 (187)

第二十七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197)

第二十八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209)

第二十九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217)

第三十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223)

第三十一回

鸳鸯女不意遇鸳鸯 痴丫头无心拾春囊 (235)

第三十二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243)

第三十三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252)

第三十四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259)

第三十五回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呆霸王复惹放流刑 (267)

第三十六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275)

第三十七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史太君终归黄泉路 (289)

第三十八回

贾宝玉辞却尘世缘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298)

后 记 (309)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遂将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刻在石上。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这甄士隐禀性恬淡，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

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



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因进京求取功名，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雨村不觉看的呆了。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邀来雨村，过这边书院中来。二人

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爵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又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士隐夫妻二人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直烧了一夜方熄。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

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托他置田买屋。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脱，麻履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

士隐乃说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封氏闻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无可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

这日，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那些人推拥他去了。约二更时，只见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众人忙问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门前过去，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将原故回明，那太爷倒伤感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倒送了我二两银子。”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

娇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却说娇杏这丫鬟，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事来，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谁想他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载，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侧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

却说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不上一年，便被革职。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愧，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协，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面，因闻得今岁鹺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本贯姑苏人氏，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偏又于去岁死了。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故欲聘一西宾。雨村因盘缠已尽，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且作安身之计。妙在只一个女学生，并两个伴读丫鬟，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工课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

堪堪又将是一载的光阴，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女学生守丧尽哀。雨村无事可做，从旧友张如圭那里，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便面谋之如海。如海道：“天缘凑巧，因贱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此刻正思向蒙训教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但请放心，弟已预为筹画至此，已修下荐书一封，转托内兄务为周全协佐，方可稍尽弟之鄙

诚。即有所费用之例，弟于内兄信中已注明白，亦不劳尊兄多虑矣。”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骤然入都干渎。”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同谱，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书烦托。已择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岂不两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至日果然依附黛玉而行。

有日到了都中，进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带了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荣府的门前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便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

原来这贾府，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厮。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再说荣府，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贾赦亦有